



丝工 著

丝路圣徒

——17次丝绸古道行

他们把泪水、欢乐、心血奉献给了丝绸之路；
用画幅和生命延续着丝路的魅力，填充着丝路的活力，
祭祀着丝绸之路……

他们前仆后继在泥土里寻找前人的脚印，在狂风流沙中倾听前人的声音。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丝路圣徒

——17次丝绸古道行

丝 工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圣徒——17次丝绸古道行/丝工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4

ISBN 7-5053-8625-5

I. 丝... II. 丝... III. 新闻报道-中国-当代 IV. I2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2575号

责任编辑:赵 菁 特约编辑:傅 眉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http://www.phei.com.cn>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31千字

版 次: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凡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68279077

出版者的话

如果我有钱，如果我有时间，如果我有心情，如果我有陪伴，如果我没有几份兼职，如果我没有那么多事需要办理——

我也会这样，会走一趟丝绸之路。

如果我驾车出去，路上车坏了怎么办？没加油站怎么办？语言不通怎么办？吃住能否习惯？

问题，问题，还是问题。

世界很精彩，绚丽多姿，我们是在应付？在幻想？在参与？还是在创造？在观望？

现实与梦想，孤独与热闹，激情与宁静……

生活还是生活，要上学、要做生意、要加班，要炒股……

事情在不断不断地堆积，问题在不断不断地发生……



也许太复杂了，原本就应简单。所有问题和事情终会过去，不管崇高还是渺小。有多少人能在事情和问题中看清呢？

就像丝绸之路上的两位老人——丝绸之路上活的雕塑。

“想去，就去了。”一辈子的感悟、体验和记录。

也有很多“如果”，也有很多问题，但因为信念和投入，问题和事情就烟飞灰灭；也因为信念和投入，一切就回到简单。

春、夏、秋、冬，1976年、1988年、2001年……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5 000幅画，500万字日记，说不完的故事……

感动我们的，是作者在这本书里用心血铸成的文字，是文字后二位老人的故事，是故事后二位老人的精神与活法，是这种活法后面的丝绸之路的沧桑与魅力；更多的感动，是丝路后面永恒的文化沟通和人性交流；而这一切之后的感动，却是简单、本来。

因为——
简单很难。

作者序

一种你不知道而应该知道的生活

一对夫妇，用 25 年时间，走了 17 次丝绸之路（国内和国外）

专心致志地画了 5 000 多张画，上万张的速写

还有超过 500 万字的笔记

没有孩子，没有像样的家财，没有名和利

两鬓斑白

小院的地里长满了野草，夫妇俩穿着网球鞋和过去年代的衣衫

望着家中像大白菜一样堆叠的画

为何时有钱把油画绷在框上、把国画托裱起来发愁

为画的未来操心

他们把泪水、欢乐、心血奉献给了丝绸之路；用画幅和生命延续着丝路的魅力，填充着丝路的活力，祭祀着丝绸之路……

我最初是为他们的画作所震撼。站在画幅前，我激



动、我紧张、我欢欣、我感慨。它们或优美如歌，或如诗如画，或引人遐思，或令人莞尔……我知道这些画是我不曾见到但却是能够进博物馆的，起码它们完整地记录了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

后来，我为他们所感动。不求名利，不计条件，不讲回报，甘愿奉献，听从心灵的召唤，为自己喜爱的事业默默地努力奋斗，乐在其中，满足在其中，陶醉在其中。

在当今物欲膨胀的世界，人们有太多的向往与追求，有太多的诱惑。紧张的节奏让我们像动物一般存在，失去了思考的乐趣，甚至思考的欲望。但我们疲于奔命的意义与目的到底是什么？心灵的平静与满足的时刻还有吗？

读一读这本书，一种你不知道而应该知道的生活方式也许会使你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丝工，女，1986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分配在财政部预算司工作。服务7年后，在小平南巡之后离开机关下海；游弋7年后，因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临时工。因喜爱油画，有幸结识画家赵以雄、耿玉琨夫妇。被他们传奇的经历所感动，遂拿起笔写下他们的故事。愿与有缘读者分享《丝路圣徒》。

关于赵以雄和耿玉琨

描写一 在公元 1965 年，当跨过友谊关时，赵以雄知道，假如美国飞机丢下的炸弹炸中了自己，毒蛇咬死了自己，或掉进了陷阱，总之死掉了，那么自己就真的不存在了。不会获得英雄称号，不会以烈士而论，因为连政府也不会承认你曾到过越南。



合影

其实，真实的老赵很高兴，因为处处充满了惊奇与新鲜：遮天蔽日的密林、奇异的花草与植物、到处存在的蛇、紧张的防空射击、突如其来的防空隐蔽，还有要求学习汉语的越南人和要求为其画像的越南少女。越南少女美丽而温柔，要求老赵为她画像。老赵画完后，她把手中美丽的花送给了他……

还有那些老赵不愿面对而必须面对的事儿：一天中反



复架设同一座桥梁（美国飞机不停地炸，我军就不停地修），每天几乎都要面对的牺牲与流血（包括自己熟悉的战友），永远潮湿的帐篷和几天都干不了的衣服，蔬菜的匮乏和永远凶猛的蚊子，烂裆与各种皮肤病……

赵以雄每天挎着手枪，汗水湿透了枪套；腰间挂着自救包，里面装着止血的三角巾、紧急处置蛇咬的刀片、烈性止痛药。他兴奋地、不停地画着速写，连拆美国飞机投下的定时炸弹这样的危险场景也不放过。他甚至还开始培养部队中的美术骨干，办起了速写培训班。

描写二 耿玉琨，独生女，父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解放后参加工作，是宣传队中的活跃分子。她发奋图强，于1955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是班中惟一的女生。后与赵以雄相恋，1960年毕业时结婚。

她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美术创作室，后到北京画院。1966年“文革”开始，她与北京文化战线的同仁们一起下放到南口农场，先种白菜，后管理桃园，过集体生活，两个月才准回家一次。两年后，她又被下放到南苑团河劳改农场，接过劳改犯手中的工具，开始种葡萄。玉琨戏称：我们种桃，市场就没了桃；我们种葡萄，北京市就没有葡萄吃。因为不懂技术，又要不停地干活，变成了破坏性种植。自己没少吃，但北京却没能得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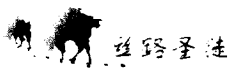
她回忆这几年的生活，充满了苦涩的乐趣。比如打油诗曰：男农场、女农场，中间隔着铁丝网，只许看不许想。再比如：每次“大赦”回家，在回来的那天晚上，军

宣队或工宣队会明查暗访，看谁带了好吃的来，看谁带的酱中放的肉多。一旦查出，会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召开批斗会。如果有谁躲过盘查，便成为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最让玉琨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丈夫老赵远在门头沟的工厂当工人，两周才能回家一次。老母亲因受大院里批斗、抄家、文攻武卫大喇叭的刺激，吓得精神恍惚。或以为日本兵来了，急于出门逃难；或分不清季节和时间，出门不知回家，购物不知钱多少，生活都无法自理，而惟一的女儿又要去远郊农场锻炼。无人照顾老人，实在让人揪心。

夫妻相见，也成为最苦涩的守候。老赵两周调休一次，玉琨起初两个月可以回来一趟，后来改为一个月，但往往二人还是碰不到一起。有一次老赵一再要求加班，为了把休息日攒在一起，好凑妻子休息时一块回家。可从门头沟搭上去西直门的火车，本来几个小时的路程却因小火车出了故障而足足走了十几个小时。下车时已是黄昏，老赵看看手表，离妻子返回农场的火车发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他焦急地在进站的人群中张望，忽然发现对面站台上，一个清瘦憔悴的女子正失神地望着自己，那正是妻子。隔着两条铁路，他看不清妻子的表情，却分明感到妻子的凝视落在他悸动的心上，而那双一向温柔无怨的眼睛里满是泪光……

描写三 “文革”开始后，赵以雄所在的北京群艺馆



解散了，他被下放到门头沟山区一个轴承厂做钳工。专业画家无画可画，而那些所谓的革命画作因非从心底而出，老赵拒绝画。每每工厂宣传队找他时，他就推脱说：我是画风景的，画不好人物。从此封笔辍画。

老人、病妻都需要他的照顾，而一家人却分居几处，他的心如野火烧过的原野，一片荒芜，事业与生活的苦闷让他难耐。一日邻居收拾废品破烂，他从中发现了一套《资治通鉴》，遂如获至宝地开始了读史生涯。

他本同工人一样住在集体宿舍，但大家下班后大多下棋、打牌。老赵为读书，特地在工厂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农民房。说是房，其实是一个驴棚，装上门窗，里面有个电灯，一床一桌。从此，老赵沉浸在史书的海洋里。凡是找得到的古籍，他都仔细研读，尤其是关于丝绸之路的史料更是潜心研究。后来工厂盖了办公楼，他又搬到了尚未启用的厕所，就是为了不受打扰地读书。“文革”十年，荒芜了多少人生！老赵却以逍遥派的面目苦读史书，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当他有机会再次拿起画笔时，他眼中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积淀着厚重历史的画卷。如果没有这六年的苦读（1969～1975年），相信他不会那么一往情深、义无反顾地沉醉在丝绸之路上。

描写四 1972年，耿玉琨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锻炼。北京画院让大家深入生活，玉琨选择了河南林县红旗渠。坐火车倒汽车，再换拖拉机，当她与几位同伴站到了红旗渠旁时，人造天河的伟大奇迹让她惊异于林县人的创

造力与意志。从开始的地方，她徒步行走了 200 多里，边走边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与林县的老百姓同吃同住，表现着他们的生活与奋斗。

秋天的阳光晒黑了皮肤，树上挂着红灯笼般的柿子、玛瑙样的大枣，在渠旁、农家院里、山野中闪耀。玉琨不知疲倦地画着。常有这样的场景：婆婆用手巾包着煮熟的鸡蛋，儿媳提着水壶，后面跟着大小几个孩子，有拿烙饼的、有抱着碗的、有光着屁股跟着的——他们来慰问这些来自北京的画家了。

两个多月的野外生活让她们收获颇丰，也让玉琨的脚走变了型，以后几乎再也不能穿皮鞋了。这也为她后来的丝路行做了充足的准备。

描写五 丝绸之路，鼎盛于汉唐，延续到宋元，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路逐渐衰落，至清末民初，几乎被国人遗忘。

千年风雨，树都成了老树，路都成了老路。老路边上总有几座废弃的古城，沧桑无语，最迷人的是那落日照耀下的残垣断壁，及弥漫在残垣断壁之间的宁静。丝绸古道上沉淀了太多的传奇。

丝绸之路由西安出发，沿渭水至河西走廊，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天水、甘谷、武山、兰州至永靖；北线经泾川、平凉、固原至靖远，南北两线在武威合并，经张掖、酒泉、敦煌，入新疆。在新疆境内，丝绸之路主要分成三条线，南线走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这是汉代最早开辟的



通往西域的交通线，唐玄奘取经回国就走这条线；中线走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隋唐时最为兴盛；北线在天山以北。中、南两线汇合在帕米尔高原，翻越高原之后，沿巴基斯坦、阿富汗走伊朗、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描写六 原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潘世勋说：他们的考察写生活动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最初几年，赵尚未调回文化单位，一度还被停发工资，全靠变卖家当、倾其所有来筹措行资。他们是以一种破釜沉舟的精神上路的。

他们早期如苦行僧般的长途跋涉，免不了要风餐露宿，节衣缩食，全靠背背肩扛带回大批画作；后来他们有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仍然未能悠哉游哉地旅行，而是逐日朝发夜宿，经寒历暑。开车赶路，停车作画，大半时间是吃在车上、睡在车上，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的困难，还要不时修理车子，排除故障……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碰到过多少意外险情。十几次出行，短则近一年，长则过两年，每次皆是川资耗尽，画具用光方才归来。人差不多变得形容瘦损，衣衫褴褛，但他们总是自得其乐地告诉朋友“不虚此行”。

这种集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旅行探险家的工作于一身，经25年，历万千险成此壮举，在中国当今画坛上，可称奇人奇迹。

新疆画家潘丁丁说：赵以雄、耿玉琨夫妇像两峰负重的骆驼，在丝绸之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风风雨雨跋涉 25 年，与丝路结下不解之缘，此中甘苦是一般常人所以难以承受与体味的。

在丝绸之路的伟大文化考察史中，不仅仅有斯坦因、斯文·赫定、平山郁夫这些国外的学者，我们更应该记住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画家赵以雄夫妇。他们东渡日本，西出阳关，过沙漠、越葱岭，走内蒙、去拉萨，寻访巴比伦、亚述、巴格达的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要知道，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他们如苦行僧般一分一角自筹资金来完成的。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除去画画做学问以外，几乎无任何物欲。以雄像个甘肃的老农民，玉琨像是阿尔泰牧区的哈萨克老婆子，全无时髦的流行意识，朴实得在北京都快成为出土文物了。他们又像是戈壁滩那些在风沙中不知存在了多少万年的石头，固守着清贫，固守着寂寞，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描写七 赵以雄说：在史书上看丝路，只能见到隐约的光辉，真正踏上丝路，你才会对它肃然起敬。丝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性格。



沙漠驼铃

当你在丝绸之路奔走



时，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折磨，但是它有神奇的魅力，使你离去复来。

丝绸之路是严峻的历史老人，考验着每一个来访者，当你虔诚而不畏艰苦地接受它的考验之后，它又会慷慨地把丝绸之路宝库的金钥匙交给你，让你满载而归。

每当我回忆起这些丝路生活的日日夜夜，我总是像打开了一坛陈年老酒，使我陶醉其中，回味无穷。那些日子正是我深植于生活沃土的黄金岁月。

艺术可以是商品，但艺术家不能是商人，艺术家的目标应瞄准人的灵魂，去震撼它，征服它，塑造它。

在大千世界中，要我行我素，不为名利所动，发乎于内，见之于外，心如赤子，归朴还真。

在人生的四季里，春旱夏涝，天灾频频。待到艺术春天到来时，人已中年。天时紧迫，时不我予，我只有扑身到丝绸之路上，只能日以继夜，秉烛鏖战，倾力而耕，才能追回逝去的大好时光。

每次远行，我都带着有如朝圣者一般的虔诚，怀着对大自然的赞美，对历史、对前人业绩崇敬的心境来考察与绘画。

多少年来，我们很少画那些旅游名胜地的绮丽风光，也不留意春花秋月式的小情小景。最令我们激动的是与戈壁瀚海、大漠流沙、冰峰雪岭相伴，与莽莽苍穹、千年历史的陈迹对话。

描写八 他们有 40 余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国外博物馆收藏。共发表作品约 300 余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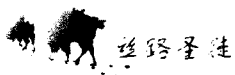
原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潘世勋说：赵以雄在美院学习的最后阶段是在罗工柳先生领导的第二画室，素描之外，色彩尤有严格的训练。同时，他亦多受第三画室教授董希文先生艺术观的影响，取势落幅，讲究形式感，不满足于一般写实手法，不愿意因袭他人。这为他后来成就为一个出色的写生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画风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构图长于把握大势，色调善于创造气韵，描绘多用大笔，不尚琐碎细小的修饰。表面上看，他的画表达大气，光色皆能熨贴生动，颇有印象主义的风采，行笔潇洒粗犷，亦多有表现主义气质。

有美术评论报道：赵以雄有厚实的油画功底，他的画画风雄浑壮阔，富有历史感。他善于描写气势磅礴、景色浑沉，具有文化历史内涵的景物，而人物画侧重表现内在的气质。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他的画朴实、坚实、厚实……表现的都是些顽石般的硬汉性格”。

吴冠中说：赵以雄的画坚实、浑厚。他设色浓重，用笔奔放，竭力表达深沉、浑朴的意境。

有美术评论报道：耿玉琨掌握丰富的绘画技艺，她的画有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天真、直率的表现方式，有时近于夸张而略带稚拙，尤其是对生活情趣的捕捉和妇幼生活的



展示有更为独特的表现方法。

她画的丝绸之路集市和印度河边的茶楼都体现了细腻的观察能力和举重若轻的淡雅的艺术追求。她画的佛像具有禅心悟性，庄重脱俗；她的风景写生，浑润厚重，潇洒流畅，用浓墨和粗线敷以淡雅的色调，表现了完美的造型和结构，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自然的阳刚之气。